

心悦之，
诚评之。文学、书画、摄影、音乐……
诚邀您一起聊经典，谈创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心悦诚评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5月22日

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马莎莎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刘小宁

六月的风灿烂的景

——电影《战歌行》观后感

□张世奇

电影《战歌行》继承了《闪闪的红星》《鸡毛信》《烽火少年》《啊，摇篮》等儿童故事影片的爱国主义内核，也赋予了理想信念教育、儿童成长教育和民族精神重塑的深刻内涵，以当代电影的时尚表现手法，犹如一股暖润的六月的风，为少年儿童观众留下一道灿烂的风景。

《战歌行》改编自小说《六月的风》，取材于1937年到1942年间，胶东抗日孩子剧团的故事，与以往的站岗放哨、送情报的少年英雄相比，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，电影群体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时空的转换，人物鲜明，故事感人，情节跌宕起伏。

故事的少年角色形象丰满。主角李一铭的家乡被占领，哥哥在战场上牺牲了，他一直梦想上前线杀敌；小画家在孤儿院长大，孤儿院被炸后，剧团成了他的家，他有天赋，善于想象，他的画就是他抗日的武器；百灵经历了爸爸牺牲的打击，在战争中快速变得坚韧、成熟；小眼镜身材矮小瘦弱，但意志坚定，宁死不屈；小胖仗义憨厚，成熟勇敢……他们过早地体验了战争的残酷，承担了救亡的使命，他们用歌声、舞蹈、绘画、标语、口号唤醒民众，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，为抗战鼓与呼，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他们可歌可泣的一页。

几十年过去，硝烟已散，一代又一代孩子幸福快乐地生活在和平、温暖的阳光下，那些血雨腥风的故事被渐渐淡忘。但是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华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。虽然时光走过了80多年，电影小主人公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难、敢于斗争、忠诚团结的优秀品质，却永远没有贬值。

成年人的角色塑造，深层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态和全民抗战的艰难。贺团长是一位文武双全的英雄形象，是孩子剧团的灵魂。她像母亲，关心着每

一个孩子的思想和生活；她像老师，循循善诱，教育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；她是宣传员，苦口婆心，克服困难，教育群众，发动群众，支持和参加抗日战争；她是战士，英勇无畏，直至壮烈牺牲。

指导员严正华爱憎分明，敢于担当，作为剧团里的“大男人”，他更像一名护卫，危急时刻挺身而出，像老鹰一样保护着剧团的老人、孩子。

“老烟锅”是一位有手艺、有智慧、有爱心、达观、执拗的老者，为救孩子引开鬼子，与孩子们合力勒死鬼子的行动，令人起敬。老村长既有爱国之心，又顾虑重重……在他们身上，集中体现着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，他们是抗战胜利可依赖的雄厚的群众基础。

从孩子剧团没有观众的演出，到得不到村民的理解支持，被迫离开隅村转往掖县，最后回到隅村，故事层层推进至高潮，隅村被鬼子屠戮，老八爷孤独的身影、绝望的忏悔，让电影的主题自然流出：妥协、忍让感动不了侵略者，必须团结一致起来抗争，才能保护生命，求得和平。

《战歌行》作为战争题材的影片，自然要展示战争的残酷性。但作为一部儿童教育影片，在展示主题的前提下，尽量做到“干净”“美感”，以呵护儿童稚嫩的心灵。电影用“蒙太奇”的手法，展现李一铭回忆中的鬼子屠杀场景，降低了对小观众的感观刺激度；用小画家的画，展示那一代儿童对将来幸福生活的向往，而他的梦想，在今天的儿童看来，都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；《松花江上》《黄河大合唱》两首歌曲的选择，非常契合日军铁蹄下“命运”与“抗争”的两大主题，尤其以小画家用泥巴绘制的黄河为背景，使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演唱更为震撼，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。

最难忘，影片结束时孩子们自由奔放的笑脸，那是劫后余生的感慨，那是胜利的欢乐，那是对未来的憧憬，那是历经苦难后的成熟和从容，一张张笑脸，竟让我想起了毛阿敏演唱的《同一首歌》：“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，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……”

命运十字路口的徘徊与觉醒

□孙瑞荣

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”路遥在《人生》开篇的这句引言，如同一把锐利的手术刀，精准地剖析出人生关键时刻抉择的重要性，也为全书奠定了深沉而凝重的基调。

这部发表于1982年的小说，以细腻入微的笔触，描绘了主人公高加林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，将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、爱情与面包的艰难取舍、个人奋斗与时代浪潮的复杂纠葛，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，引发了人们对人生意义的深度思索。

作为知识青年，高加林一心渴望摆脱黄土地的束缚，去更广阔的天地追逐梦想。高加林的悲剧始于身份认同的撕裂：他无法像父辈般安于土地的馈赠，却又无力挣脱户籍制度的桎梏。当民办教师身份被剥夺时，他跪在土地上痛哭，那是理想主义者第一次被现实击碎的哀鸣；而当通过“走后门”进入县城后，他在新闻稿里堆砌的华丽辞藻，与巧珍送给他的蒸馍

形成刺眼对比，暴露出精神世界与物质根基的断裂。这种矛盾性，在他与黄亚萍的爱情中达到顶点——当知识分子的精神共鸣遭遇城市户口的现实诱惑，道德与欲望的博弈最终让他失去了灵魂的锚点。

高加林的每一次人生转折，看似充满偶然，实则是时代环境与个人性格交织的必然结果。从他的经历中，能深切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高加林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值得称赞，可现实却如同一堵冰冷坚硬的高墙，无情地阻挡着他前行的脚步。他试图通过知识和奋斗改变命运，却在时代的大环境下屡屡受挫。即使他凭借偶然的机遇进入县城，也始终无法摆脱“外来者”的身份烙印，内心充满了不安与焦虑。

在叙事结构上，路遥巧妙地运用“循环往复”的命运轨迹强化悲剧色彩。高加林两次在城乡间大起大落，恰似古希腊神话人物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现代演绎，暗示着个体在时代洪

流前的渺小与无力。而穿插其中的自然意象——如暴雨中的泥泞道路、烈日下龟裂的土地，不仅渲染出苍凉的氛围，更象征着人物在命运面前的迷茫与挣扎。这种将个体命运与自然环境深度融合的写法，使小说超越了简单的故事讲述，升华为一部关于生存本质的哲学寓言。

路遥用饱蘸血泪的文字，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时代切片。《人生》的魅力，不仅在于它精准捕捉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图景，更在于它揭示了人性中永恒的矛盾与挣扎。当我们在城市的钢铁森林中迷失方向时，不妨重读这部作品，在高加林与巧珍的故事里，找到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对生命本真的敬畏。

